

第二集 庫文林

美 麗 的 黑 海

黃 樂 明 著



桂林文化出版社

T.H.M.C.

莫斯科的最初印象

夏天與莫斯科同

兩個俄文教師

海濱路夫卡

主人弗樂謝夫和他的家庭

我乘看火車穿過烏克蘭的海岸

意大利斯比波爾之春

黑海、藍靛的羅海

黑海、藍靛的羅海

美 麗 天 的 黑 海

—— 裝 畫 冊

青 · 平 · 文 · 華

目人職專

商標註冊

<p>美 麗 的 黑 海</p> <p>有 著 作 權 * 不 准 翻 印</p>		<p>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</p>	
<p>發 行 所</p>		<p>著 作 人</p>	<p>實 價 國 幣</p>
<p>文化供應社</p>		<p>黃 藥 眠</p>	<p>(外埠酌加郵運費)</p>
<p>總公司桂林麗君路 重慶分館處 總發行所桂林桂西路 民權路新生市場四四號</p>		<p>發 行 人</p>	
<p>印刷者</p>		<p>萬 興 民 營 一</p>	
<p>桂林張家園</p>		<p>秦記西南印刷廠</p>	

文410 (118) 甲家P

4405 (C) 標

封

文 華 平 青

全 國 經 銷

重 慶 分 館 處

舊遊多勝處，
魂夢繞天涯。

○

○

— 錄 舊 作

目次

德列斯城.....	一
莫斯科的最初印象.....	八
春天，克林姆宮牆的內外.....	二一
夏天與莫斯科河.....	三三
兩個俄文教師.....	四〇
竊侵諾夫卡.....	五九
工人斯美諾夫和他的家庭.....	七八
我乘着火車穿過烏克蘭的原野.....	一〇二
塞瓦斯托波爾之春.....	一一二
黑海，美麗的黑海！.....	一二〇

克星米亞	一五五
喀山——蒙古人的故都	一八八
薩拉托夫——一個伏爾加河上的大城	二〇二
基輔的懷念	二〇八
後記	二三〇
兩部雜文彙編	四〇
夏天與莫斯科	三三
寒天、克林雅宮殿的內景	一一
莫斯科的景緻	八
新俄羅斯	一

憶列寧城

兩平以對列寧城之天際將曾賦。無制五日由太閣五所畫畫局於市海無供畫圖。各區海軍前頭
 德皇當天則上地丁天直陸英軍持去。既留並其重對後丁英一而英皇則其時時時。一。新
 威士。剛前
 幾幾天，天氣陰沉，天空好像壓在屋簷的周邊，窗子外面刮着風和雨，市聲，人聲，車聲頓
 然沈寂下去，四週佈滿着一重灰黯的顏色。我坐在屋子裏，看見報紙上寫着，列寧城防禦戰的標
 語，就不能不想起遙遠的北方那烽火中的列寧城，和那些在列寧城裏面劇烈地鬥爭着的人民。

現在是九月中旬，那裏應該是快要開始下雪了罷，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列寧城是在冬深的時候
 開。我從漢堡坐着輪船順着暖流，迎着北風前進。在那船上我第一次同俄國人接觸，一個用紅布包
 頭的女工，她同我比着手勢交談；一個溫厚的船主招待着我們，並在海潮聲中彈奏了一曲海潮之
 歌；一位合作社的社員談論着他在西歐的經歷；兩位從捷克來的朋友，每天夜裏必在甲板上指着
 美星星語論着天體，辯別着方向。遊歷的奇事。四歐歐歐歐歐不垂風。風單由該地過了門帝

經過了三天三夜，船到達了列寧城。我於是又第二次看見戴尖頂帽穿着厚絨軍衣配着長刀的
 紅軍，和們來檢驗我的護照。上岸了，一個輪底下的水手伸出他肥厚的手掌同我們握手，告訴我

加羅用俄國話說「再見」。

那時還是下午三點鐘，但天色已經黃昏。匆忙中，看見許多煙突，和起重機，我們走進一家旅館裏去。那間房子又高又大，兩重玻璃的窗子，四週給泥封得密不通風，厚厚的紅絨做了門帘，房子裏簡直聽不見一些兒從外面透進來的聲音。從窗子裏望出去，只見一片黃光，雪花在那裏飄着，紅軍在那裏操練，汽車、雪撬飛疾的滑了過去，但仍是聽不見一絲兒音響，牠們好像是無聲電影的畫面。一個圓寫在迷濛的夜霧中浮出金色的光芒，但我也不知道牠叫做什麼名字，我掀開了那紅絨做的門帘，隱約聽見有人在撩撥着吉達的聲音。走到那走廊的盡頭，果然看見一個穿着長袍，胸前密排着布鈕扣，腰間掛着短刀，頭上戴着平頂帽，腳穿長靴，滿面鬍子的男子，在一面彈一面唱，他滿面湧現着愉快。

當我走進餐室，我第一次看見門邊陳設着的熊，第一次看見列甯斯達林的巨大的畫像，看見餐室裏的俄國樹，看見戴着小鴨帽的工人羣。在那裏不像西歐的餐室般往來的都是些裝腔作勢的紳士，胸前綉繫着珠光的婦人。

就是當天晚上我坐了列車到莫斯科去。列甯城就這樣給了我一個模糊的最初的印象。

兩年以後我第二次到列甯城，那時五月的太陽正把這整個城市都照得透明，浮現在我前面的

整齊的屋宇和廣闊的馬路，使我回到西歐的城市。沿河一帶初春的青綠才開始成蔭，天是碧得那麼高那麼遠，樓頭的窗子上憑眺着男人與女人，不時以輕快的笑聲投擲到街心。街上，新漆漆的街車正紅得發笑，從咖啡店裏散發出咖啡的香氣。

我參觀了那裏五一節的巡行，在廣場上，大家圍着，一對一對的男女們跳舞。當波羅的海的紅海軍踏着整齊的步伐跑過去的時候，人們都振臂歡呼；因為是他們首先砲擊了沙皇的冬宮，首先豎立起革命的旗子！

河裏的冰塊在溶化了，流水激着冰塊，響着聲，一眼望去六七座大鐵橋橫跨在河上，許多人憑在橋上的欄杆望着水流的激蕩，在冬宮後面的一帶堤岸上，許許多多散步的男女在拉着手風琴唱着歌；經過了長時期的嚴冬，列甯城的居民似乎是在儘量地欣賞着這涼風拂拂的白夜。在凱旋門旁邊，一個小姑娘向我招着手說：

「啊，東方人，東方人，你來你來，你一定來自很遠的地方……」她向我閃了閃眼睛，大家點頭一笑，於是各自跟着同伴走了過去。

我跟着幾個蘇聯的青年朋友，在彼得大帝騎馬像前徘徊。那裏有很好的樹蔭，一個名叫米爾若維支的俄國朋友對我說，列甯城從前完全是海濱的荒涼之地，後來經彼得大帝花費了很大的功

夫去經營，才把牠填築起來，過去污穢的水溝，海角，現在變成了美麗的運河。這真不是像中國一個會說中國話的歐瑟波克，對我說：「你看，這裏到處都縱橫着運河，這裏是不是像中國的蘇州？」

是的，我最愛在這到處橫着鐵欄杆，到處橫着小橋的運河旁邊去漫步，因為當我看到那裏的楊樹和白樺，我就想起了我們中國的江南。

我碰見這裏的大學生，他們很殷切地問到我們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，農業的出產，人民的生活和風俗。一個名叫朋達連科的高加索女學生對我說：他們也願意有機會到中國去看一看。

晚上，我到了一家發電廠裏去參觀，那裏青年工人立即圍繞着我，要問我關於中國的事情。他們張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聽着我說話，雖然我的俄國話是說得非常的蹩腳。末了，一個青年工人起來問我，中國的工人是不是知道蘇聯是工農的國家，接着又一個工人起來問我，中國的人民是不是知道蘇聯的工人是極願意幫助中國？他們的問話是問得這樣誠懇和天真，使我不能不受到很大的感動。

我又去參觀了俄皇的冬宮，冬宮門前的廣場，那曾經演過血的星期日的地方，現在已展覽着巨大的對俄皇和舊官僚諷刺的漫畫。冬宮門前的日影像浮雕似的明朗，宮門上的銅環光滑得可以

照人，我參觀了尼古拉的寫字樓，俄皇會見大臣的客廳；我參觀了皇后的臥室，和梳裝的鏡子，我看見了在鏡架裏陳列着的幾十種俄皇的制服；我參觀了每一間房子都有每一間房子的顏色，富有情調的畫額的冬宮；我參觀了俄皇早餐，午餐，點心，晚餐，各種不同的鑲着金邊銀邊的食器。我又跑到波羅的海旁邊去參觀赤奇維花園，那裏有避暑的離宮，有阿歷山大、尼古拉的別墅，噴水池，噴出來的水在空中結成了冰花，然後又給風一吹灑散下來，變成微霧。離宮裏面有一個跳舞廳，那是從前俄皇舉行盛大的宴會的場所。天花板上的珠燈還是橡膠露似的鮮明，地板像雲般那麼平滑，米爾吉維支告訴我這裏的天花板和牆壁的夾縫都繞有銅絲，牠可以增加音樂的微妙的餘聲。當我踏出宮門，屋外的太陽都像失了光彩，這時才感到我們的眼睛已給皇宮裏的顏色和光線所迷惑，大家回轉頭再把這整個的冬宮望了望。一個年輕工人說：『啊！好華麗的皇宮！』

可是另一個夥伴却接着說：『唔，這皇宮已再也不屬於俄皇了，牠是屬於我們……』說完大家卻帶着驕傲的微笑。後來我才知道這一羣工人是從頓巴士來的礦工。

我們又去參觀那附近的別墅。別墅門前宮花寂寞，一個荷鎗的兵士在那裏守着，可是牠不是保衛別墅裏的皇子與皇孫，而是在保衛這別墅裏的古物。

別墅裏的陳設比起冬宮和離宮來，是小巧而玲瓏。從淡綠的幕簾透過來的日影，使整個房子

都染上了綠色。案頭陳設着的都是一些玩具和古董。巨大的俄皇的畫像在陰黯的屋角裏傲岸地怒視着我們。在尼古拉第二的別墅裏，結構似比以前的俄皇更摩登，桌上堆着有更多的古董。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，大概也是從前的宮女罷，她在替我們陳述着過去俄皇的故事，皇后的起居，公主誕生的地方，和宮闈裏的秘事。

從別墅裏的樓上窗口望出去，波羅的海泛成了一片綠色，白色的微波打着岸邊的殘雪。一對對的情侶在那樹林中徘徊，或坐在海濱的石上，有些旅行的青年男女，則一面拉着手風琴在唱歌。我想，在沙皇的俄國，這裏大概是禁衛森嚴的地方罷，然而現在牠已變成了老百姓們的遊樂的公園。

這些事距離今天已足足有十年了。但是那些印象永遠還是那麼新鮮，一談到列甯格勒，我就想起了那發電廠裏的工人們的天真的容貌，想起了米爾吉維支、朋達蓮科的坦白的交情，那頓納我的工人的驕傲，還有那愉快地彈着吉達的高加索人，那高呼着「東方人」的天真的女孩子，那敦厚的船主那和善的紅軍。那些人是不是現在還在列甯格勒呢？那些人是不是現在也在手裏緊握着武器和侵略者作着頑強的鬥爭呢？還有那些多宮的建築，那博物館裏的古物，那市街，那鐘橋，那白樺，是不是已經受了敵人的砲火、炸彈的損壞呢？是的，今天希特勒正立誓要把這些關心

莫斯科的最初印象

一 我和莫斯科第一次見面

這就是莫斯科嗎？我從火車窗子裏望到那外面，雪白的荒原上，壓着灰紫色的天，此外就是那浮在遠處的淡紫色的，海一般的森林。

車已進入到近郊，我們漸漸看得見一些宏偉的冒着煙的工廠，深伏在雪堆裏的木屋，裹着雪的車箱，往來在街道上的街車。『啊，莫斯科，這是多麼遠的路程啊！』我心裏這樣想。

一跑出火車站我第一次和莫斯科面對面的遇着了。銀灰色的天好像一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。屋頂上樹枝上街道上，盡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雪，至於煙囪上的煙和什麼地方發出來的蒸氣，則好像給什麼壓抑住，徐徐地升起，然後對降落下來，散成濃霧。我得更看見許多人矧矧地走着。他們戴着高高的雙帽，穿着厚重的皮衣。鼻孔裏吐出白氣，褲子已經凝着冰，那是多麼奇異的

景纏繞，我重新記起了小時候在什麼地方看過的北極的圖畫。我對長空滑翔的蒼鷹圍來於雪

我們在林蔭道上走着，兩旁的樹枝都灑着冰花，潔白玲瓏好像玉琢的森林似的。這裏沒有美麗的花朵，沒有歌唱的小鳥，但它是多麼美麗呀！兩傍的長椅上坐着好些老人和一些男女，他們靜靜地在那里坐着，讓雪花飄到他們的襟上，帽子上，他們的膝頭上已撒滿了白皚皚的雪了。但他們對於雪，似乎是十分的習慣了，他們對雪的到來，似乎並不感到新奇。

路上的積雪那麼厚，我們簡直是在沙灘上走着一樣。一沙即沙即，雪在我們的鞋底下發出奇怪的聲音，如果一個不小心給結硬了的冰塊一溜就要滑倒下來，你看，我的同伴還沒有走到三百步就給灌得睡熟了。然而當我們正感到掛履艱難的時候，而那些幽藏在雪地里的莫斯科的孩子們，却在我們前後左右，風一般似的挺着一隻脚往來滑雪。那鮮紅的兩頰的中央，有一對海藍色的眼睛，短短的大衣，鬚子起來，耳朵旁邊的兩片皮帽的護耳一扇一扇的正好像飛翔着的春天的燕子。他們的輕脆的腳聲，雖然我們聽不懂，但我們知道他們的心里是充滿着孩子們的快樂。

終於我們在一家旅館里住下來了，房子裏的窗子很大，它有兩層玻璃，周圍的窗縫，早就給泥糊住了。雖然還是下着一點雪，但天色已像黃昏，因此屋內益覺陰沈。我們一句俄國話也不懂，女工們向我吱吱喳喳說了好些話，但我們只好縮縮眉頭，幸喜我們的鄰室有位能說英文的德國

的人們。

「呸，這是普式庚的雕像。聽說過去在革命前，這裏是貴婦和浪漫的大學生們所常常惡遊的地方。但現在在週圍來往着的是工人和農人，在這周圍閒坐的也是工人和農人的家屋，來瞻仰這位詩人遺像的也是工人和農人出身的文人。你看那對面的是古舊的教堂，現在牠是被改爲博物館了，那立體的建築是新聞報報館，這蔭林道兩邊的建築聽說都是從前富豪們的住宅……」

我們走向那雕像前前去瞻仰了一回。普式庚的體格是很魁梧的，不過看他的面部表情似乎比我們普通在照片中所看見的要蒼老一些。

你們從德國來的一定看了不少佛烈得勒大帝，威廉卑斯麥這一流人，挺劍躍馬，父子昂頭，麻糾糾不可一世的雕像吧！但是在這裏你看到的是普式庚，果戈爾，和一些五年計劃的英雄們的

模樣的塑像呀！

我們搭上街車。莫斯科的街車似乎是比我在歐洲其他城市里看見的要大，因爲這時並不是人們上班或下班的時候，所以車裏面的乘客非常稀少。電車在搖晃着，我們好像是坐在巨大的搖籃裏面，只坐了三站，張先生就招手叫我們下車，那是一個十字路口。這裏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面，也會提到過這個街名。……